

四庫全書

集部

安陽集卷二十一

宋 韓琦 撰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常方人目爲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知廢於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於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禮祀莫大於天地而五

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廵至其所既柴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則為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嶄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百派別林焉而萬榦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而雷雹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新於是畋于是安知其所以為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於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

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於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宫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著於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既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圮以漏功大費廣人焉不葺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遣守

臣以祇祀事至則羅其籩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頹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為恤慢神瀆禮莫斯為甚慶歷八年夏六月某獲領州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凡厥用度弗敢為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為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責成於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頗盡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廟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

解於是弊陋朽撓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褻於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塈罔不精極宜神之喜肸蠁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誌於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為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為監也有禍福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定州新建州學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於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

性使一之於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二年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從風競自崇飾兾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處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而寢焉又四年某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丁始躬行釋奠禮於夫子之廟閱舊記

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為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日復隳削至是室於垣墉頽壞垂盡由闑以内鞠為污莱獨夫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穿敝泄落風雨升降薦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詔停土木之役退而歎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豐

邊陲無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僎選督
工徒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均改作凡再踰月而廟完
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
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匽生生之具無不備
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
九日甲辰具牢醴率僚屬以告於先聖而延諸生焉噫
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為人者孰不戴履之恬天地將安
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後

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諸侯是知為儒而不知兵為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庠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内充於已以待用故或取之為公卿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小大之職以至於海内大治而上得以高拱而無為如

未用也則使宗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若其破碎經史掎摭聲病專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己之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定州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輙廢焉者蓋私

於其心惟已之利者之所為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馬耳滿歲則委之而去苟前之所為尚足以容吾寢食飲笑於其間可矣何必勞而葺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為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為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為也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通貨蚤暮汲汲以憂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

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寳失御盜據戎猾兵革殘困民不知為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平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於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瀦水為塘廣百餘畒植柳數萬本亭榭花草之盛冠於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興之後

實廢焉予之來懼陷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凡棟宇樹蓺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罔有漏缺又治長堤鑿門西南隅以便遊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疇昔揔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為政者之用心焉皇祐三年正月日記

定州閱古堂記

慶歷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擇帥分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讓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於多務而志之弗虔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為堂既成乃摭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為人法者凡六十條繪於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為堂名夫古猶今也

古之人為屏翰授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己也必賢而足其報禄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為也誠以己之道未充而君之禄殊厚任重塗遠惟仆踣之是虞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有鷁競笳吹四時之景交見於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為樂哉其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懐邊

責之在己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於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惡有既予若其賓客之於斯僚屬之於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為治者莫先於教化用兵者莫貴於權謀而俱本之於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於旗常傳於簡策邈千萬世而凜然如存咸有聳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為樂而以是為樂則予也豈徒己之為益是將有益於人知我者其以我為喜爽塏遂娛賞而已乎後

來之賢與我同志必爱尚而增葺之宜免夫毁圮圬墁之患矣謹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於天萬物大生主於地人倫大化主於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凡為人君為人臣為人子者能勉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有時而戾固

無預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於吾主哉有天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稱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其德而社稷莫偕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加焉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恢其德崇廟以稱其尊斯可以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偽劉一天下壞太原故城徙州榆次又三年復遷於唐明當時經始者秉用

武之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為一道之本凡城隍官府門户衢陌之制一從茍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為不急置城之東南隅體陋而削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即廟建學得賜田贍學徒而人始樂教慶歷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偪隘其後生員寖廣至坊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時釋奠三獻從祀官與學生執事者不能徧列於庭半立廟門之外皇

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皇改作始奏隰州司户參軍牛景充教授以專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營内兵馬鈐轄張僎右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殿耽然而雄睟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

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於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自始事底訖功凡度材治基逮塗茨丹艧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為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之本乎今餙公齋萃公書潔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茍曰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禄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然不

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

或不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氏之俗也吾

夫子之道二帝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

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

吾學者其務外勤於藝而內志于道一旦由兹而仕也

則思以其道為陶唐氏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陶唐乎

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某月某日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相於河朔為近藩而地據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
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
五兵不設庫散處於廳事之廊廡間敗壞堆積莫可詳
閱郡署有後園北逼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北不及
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隘陋殊甚牙城之北
乃有官蔬之圃縱廣半夫中有廢臺巋然荊棘蒙没州
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殼然故以抱螺
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予之來雖以病不

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爲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晝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己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䰟冰井廢臺鐵梁四爲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洹水而灌之有

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栢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歎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旄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晝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角秀

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變態無窮俯視郛郭之中民閭官
寺伽藍檜廩與夫花顔柳色紅緑交映燦然如指掌之
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與此為我屬歲時休暇優逸之
觀而不知吾亦自謂能勤於作德然後處兹而休且逸
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
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無益之為哉
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為政有期而更也政
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

公而相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况一園池之末哉葺之廢之必有能辨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揚州廳壁題名記

揚九州之一地總淮海扼制吳會前代建府之重東南為冠故有唐藩鎮之盛唯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其後高駢政失致師鐸之變孫儒楊行密之徒以盜攻盜更相據奪郛邑殘燼遂為戰衝本朝自李重進平必擇文武材臣以領州事民安恵養日以完復慶歷五年春三

月某得罷樞筦忝被玆任視事之隙因念前之為政者尚闕傳載非以謹官守而重朝寄也於是參考圖籍次以年月刻石於廳事之壁以示永久後之來者閱其官氏推訪治迹則善惡皆有所徵云慶歷七年三月某日記

定州廳壁題名記

郡縣守長有記於廳事之壁前代無聞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里條物宜陳山川

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諜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它比慶歷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

惕焉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旅率相信順事
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來為州者之次序將
刻石以傳焉而吏曹狃於武事不以圖籍為急壞敗忘
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
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為首尊睿圖而勸新治也夫已
之為政是否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
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既鑱其名氏揭諸聽斷之所朝
夕視之思不愧於後人座右之誡也可不謹乎某謹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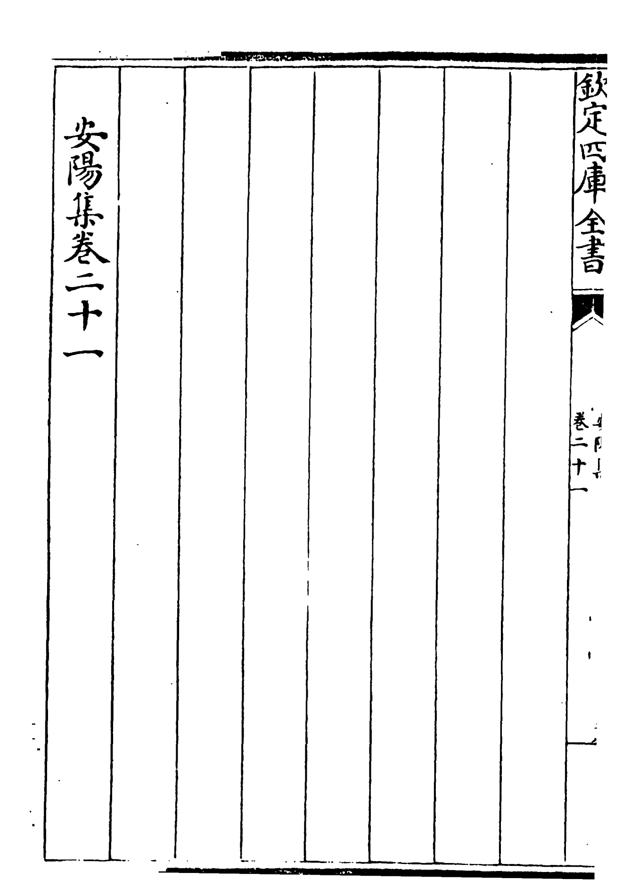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為禍福所動以茍一時之生而貽萬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刃加已能挺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僣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

侍側以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處得其死而不為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峷然與山嶽爭高天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其廟在馬前之為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為政所先因循不葺庻於大壞今令張君楙至則首拜祠下覩其隳敝之甚驚而嘆曰茲不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

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寛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廟貌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繇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跂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否而不書

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安陽集卷二十一

安陽集卷二十二

宋 韓琦 撰

序

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

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之難葢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㲼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玆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若知

時之不可行而徒為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寛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𢪓垣實前日為誠之力也其所存藁欲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衮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録之離為上中下

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来虛懐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歷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

忠盡瘁知無不為故由小官擢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絀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始公闢之其後恤災南方折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慼動惜公所藴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為也嗚呼公之所陳用於時者

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為不少矣其未用者今副藁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一卷政府論事二卷以某昔帥西兵翊内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靖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率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於天下也久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縁僚舊飫公盛美義不敢

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某序

韓氏家集序

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宦學知名遭唐末亂違難屢遷以是家牒散而不完先祖令公善繼素業深以譜系為重乃取祖考以来墓銘所有者集為一編首自為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為誌所次先烈甚備自先君之亡家世文集所掌不專四兄為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兄物故

嫂辛氏攜以歸其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祖所集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脫大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某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嘗忘心至於冥禱天地神祇亦冀萬一有獲慶歷三年自陜西四路帥幺為樞密副使三代皆及贈典而曾祖妣忘其姓氏閥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後再詳之張氏乃四代祖鼓城府君夫人也雖辨其誤而無如

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為誌賛善大夫薛仲孺書石書纔數行有宣州掌記辛有終者（即辛嫂弟）代歸来訪且云曾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隱聞之驚喜遽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目如其言且慰且恨乃反覆披究則雜以他文先祖墓誌亦在焉參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曽祖妣乃史氏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封是冬遇郊恩即追正之噫是辛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事矣孔子謂孝

悌之至通於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可怠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為文章編為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於首篇命諸子姪人録一本以蔵於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三兄司封荆玉集後序

某天聖八年自淄州通判罷丁大寧太夫人憂時三兄

司封通判濠州得在左右手編兄文成十五卷嘗作序以荆玉為集名且志兄有才而不遇也後十年兄終於兩浙轉運使遺文殘藁又散於巾㠴間大懼亡失不永其傳乃命其少子直彥復集為若干卷題曰荆玉後集嗚呼兄之狀貌語言今不得而見之矣其得見者生平所為文章耳諸子輩得不寶而惜之哉事備前序兹敢以略時慶歷七年八月日東平郡齋序

三朝聖政録序

夫監之無愆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忘者後事之元龜也昔周漢守文之君皆能謹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閔予之詩寧一之歌繇是而作也洪惟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海内休息不覩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武之所戡定文德之所安輯以繼以承時用光大若其君人之遠體為邦之善訓固已存諸史氏之載悉於故老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窮已權嘉州判官石介

宦學有立志切忠義感唐臣吳兢所撰貞觀政要迺謂昔之曰聖曰治之主不世而出顧未若我三后之紹隆謨烈之無前者也皇帝陛下天授仁喆孝而善繼不假遠稽上古之術以期至化自可履祖宗之聖迹以興太平然國謀之繫以萬機之覽則浩而難究君務之衆以一事之明則推之寖廣遂採記三朝以来行事見聞最詳者類而次之為二十門目曰三朝聖政録每篇之末又自為之賛以申諷諭之意夫古人有負暄美芹猶思

自獻於上何則己之所奉者薄而心之所嚮者大也今介是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奉上愛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惟聖主日置左右留神觀采守此貽範勤於奉行以舉乎政綱以昌乎積累之丕緒闕文

趙少師續注維摩經序

如來以大圓覺深達實相不以真寂自樂而以普救衆生為心故淨名長者通達方便現身有疾以求衆問令

得解脱乃曰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病滅則我病滅大哉言乎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者孟子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是知淨名慈悲之心於吾儒仁義之道惡有戾乎若其演無生之法入不二之門雄辯神竒獨髙衆論斯則大乘之極致空籍之宗本也至於集一蓋而覆大千之界攝廣座於小室之中假香積飯以薫衆飢取妙喜國以至佛土有聞是説或以為疑曽不思凡夫一念之至猶能以

小而容大冥近而造遠況如来慧照所舒性通無閡神變自在譬喻深渺又豈思議之可及哉此經前有僧什僧肇數家已嘗注釋開發義趣號為詳博然微言妙旨猶或淵晦令致政少師叔平公以髙才偉度歷輔三朝功成勇退潛志内典燕休之暇續為新解大抵省繁就約疏奥為明使新學菩薩臨文易曉速證菩提此又知叔平公博濟之心亦淨名之心也夫如来六德萬行無不具足而猶不斷煩惱出入生死御慈航於幻海中援

斯溺者使登彼岸至於無量無邊衆生由我度故皆悉成佛而在如来一無所得雖欲稱讃髣髴何有窮盡而世之學佛者或得禪宗復性之說便謂頓然已悟與諸佛等輕詆祕藏不思踐履退而質其利佗之行則蔑爾無聞視吾淨名愈疾之心良可哀矣經曰如来為大醫王善治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既得藥矣不服不行吾知病本決不能去茲論雖淺寧無儆焉某生汩塵俗未始習佛辱叔平公之命勉為之辭深於佛者幸勿以

易言為謫謹序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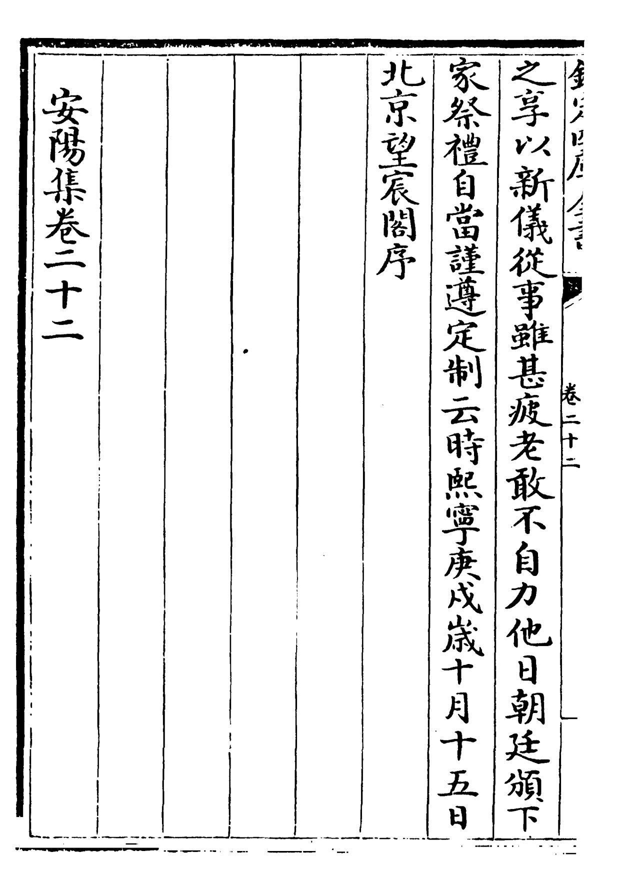
自唐末至於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夫之家歲時祠饗皆因循便俗不能少近古制國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曠絶之典無所不講慶歷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剏立家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某自主祭以來恪謹時薦罄極誠慤而常患夏秋之祭闕而不備從俗之事未有折衷因得祕閣所有御

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詵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寢堂時享儀汝南周元陽祭錄京兆武功尉賈氏（闕）家薦儀金吾衛倉曹參軍徐閏家祭儀檢校散騎常侍孫日用仲享儀凡七家研詳累月粗究大方於是採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某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為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于外也若其歲時

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老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自當謹遵定制云時熙寧庚戌歲十月十五日

北京望宸閣序

安陽集卷二十二



安陽集卷二十三

宋 韓琦 撰

雜文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絶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游焉回必大詫於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塈

柳材者本朝大儒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游天平山記於材家見其所叙游覽之勝凡山之諸峯與巖洞潭谷澗谿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間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余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為説以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于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抑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邪既刻石余因

舉其大略以書於後具位韓某題

無友不如己辯

或曰聖人之為教也人茍有心而進焉豈有拒而不與之者乎而語載孔子之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然則劣於己者既不可以為友優於己者又安得而友諸於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友之本與曰擇友何本曰學學然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修矣則

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者亦知其莫已若而不可與之為友矣曰人之求友也切磨而相成於善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友焉何益曾子聖門之高弟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子尚猶不自知其忠信而友於人況其下者邪曰不然學而知道得友而相成以趨乎聖人之塗其益豈少哉夫聖人而下所謂大賢人者皆擇善而固執者也曾子之云者蓋懼執之不固

而失友道其修身擇友之至者與若顧己一行之高一能之長謂人有心而進於道者皆莫己若而弗之友中人猶且不為豈聖人教人之意乎

策問

問李唐以前御天下者皆寓兵於民有事然後調發之已而復歸於農故耕戰相須國用不屈國家因五代之制總天下之兵以籍於官坐仰度支之給茲實外懾四夷內安億姓之長算也然而殫海內之賦盡榷酤關征

之利而不充其費自西師之興伍符日增縣官之用益窘今以西北二敵之盛備豫為急銷兵之策固不可陳之於今矣欲民不加賦而養兵有餘其術如何

問國家養天下之兵以制四海其所患者財用不充而已昔漢氏有口賦之科算緡之法過更之直賣爵之令皆兵之所資也子大夫宜條舉舊式可施於今者悉著於篇其議行之

問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焉者明射鄉之禮

尊賢尚齒浹乎仁恩王者教化之大本也而茲禮之廢

壓祀云遠詳其制度者蓋亦稀矣本朝守臣好古或悉

酌舊典以勸於境内衆反傳而嗤笑以為不近人情豈

禮之異世不可復興邪將風俗之薄未明其本歟予大

夫其條舉古制復道自漢至唐能修而行之者有幾著

之於篇庶摭其可施於今者以助治焉

問孔子没能傳其道者孟荀揚王韓五賢而已矣其著

書立言與六經相左右執卷者皆知之矣昌黎氏以謂

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後之學者從而是之至於王氏當隋季作六經中説以拯將墜之教其門人之高第者皆為唐輔相而不能尊大師説昌黎氏復無一言以稱之其於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者邪文公去聖最遠卓然奮起與四賢者並驅而爭先排斥佛老而躬踐其言後世無加焉五賢之事業於孔子之道固其先後子大夫明乎先聖之術願次其優劣著之於篇毋讓

問中庸曰自誠而明謂之性自明而誠謂之教然則誠而明聖人之性也明而誠賢者學之所至也夫聖人之性果學而能至必由何路而後及焉

問尚書省郎官之職歷代以來廢置不一至唐室而後大備故有二十四司之目天下之事無不總焉五代多故其制遂廢今唯鹽鐵度支户部銓瓮數職其體尚存它皆列為閑曹殊無吏責國家欲悉復唐舊議者或謂煩而寡要因仍五代又曰草創非古揆今之治何者為

宜

問親蠶之禮廢之久矣今欲舉而行之則患歷代沿革之儀未能折中願條其當今可行者著之於篇庶稽參而用焉

五賢贊并序

余既新夫子之宫乃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於東西序又圖孟荀揚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遣人自國庠得前人所撰孔子弟子暨釋經諸儒之贊畧著於

其側獨五賢者無賛焉諸生欲其速備也亟請鄙文以補之余惜其缺諾焉而不敢讓既而嘆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速一時之備使余不暇求當世能文者為之辭而輒易言之世且譏我諸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堯舜之德而塗巷之人亦能稱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恕焉

孟子

昔周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唯利之喜諸子紛紛乘

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荆枳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吭仁義吾菑芟楊翦墨路平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存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呼賢哉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荀子

諸子之興實自周季各持其言求售於世六國好權遂甘其説或嵬而師或瑣而位吾道日昏斯文將墜時則

荀卿力攘衆僞述數萬言以見其志區判儒墨統維仁義時或用焉至王則易文公之篇論亦云至始考其辭若不醇粹及其要歸鮮與孔異雖小疵焉道則奚累軻雄之間在我無愧

揚子

書煨秦火鬱而未光在漢之武始焉表章去聖云邈微言孰詳人各名家尚迷大方及其季也篆刻相攘賢乎子雲翼然高翔學通天地道該帝皇筆之於書德音洋

洋周孔之法弛而再張鄙哉史堅而不自量非聖作經引為誇傷經者伊何乃道之常苟能明道胡用不臧豈比吳楚僭號稱王一時之訾萬世之長故嗣孔孟曰荀曰揚

文中子

炎劉既終天下幅裂擾焉及隋人命將絶時亦有文甚乎剽竊人不知非萬塗一轍大道之鬱幾乎息滅伊我仲淹獨參聖哲遭世末衷敎其可闕乃舉大法備於中

說續彼六經紹孔之烈斯昔師荀實相秦孽叛師之言
儒坑書藝胡爲房魏佐唐稱傑達不稱師惟德之劣彼
誠可罪在我奚缺荀之非孟恣其毀媟終孟之道與孔
並列文公不言是非孰別學者之疑茲焉可決皮子之
碑司空之碣惡可誣哉萬古昭晰

文公

有唐之隆天下一宇滯焉以興弊焉以補獨時之文蕩
無所主不淪沈謝則入徐庾其徒實繁罔不自許獨吾

文公惟聖是矩挺然一變而至於古道古之道語古之語學者靡然始師而附朱翟塞塗爨孟之禦去聖匪遐力則易舉熾哉佛老亂我中土驅彼世人日陷邪蠱作蠹千祀其孰敢侮獨吾文公既攻且拒以身扞之帝亦云忤流離炎荒道行躬苦否則諸夏化為夷虜惟荀與揚功實未伍肩孟其誰不曰吾祖

三賢贊

文正王公葬鄭州新鄭縣之臨洧鄉而與鄭相子產唐

相裴度之塚相左右其弟刑部侍郎致仕子融乃繪三相之像置於墳之僧院而屬余以辭故為三賢賛云

子產

猗歟國氏　惟鄭卿臣　屈佐列國　道尊四鄰

鄉校勿毁　否吾可詢　輿誦勿斥　誨吾益諄

不改其度　而終感民　及其亡也　如喪所親

昔吾夫子　事若天倫　曰古遺愛　疇云不仁

東里之舊　清風未泯　九原可作　吾從惠人

裴公

猗歟裴公　唐相之賢　忠義獨出　誠貫於天
胡哉章武　言行計然　誓平蔡賊　不與俱全
卒殲大憝　再清幅員　身繫安危　凡二十年
江左王謝　胡能比肩　晩留東都　放懷林泉
進退之節　公無少愆　使公而在　吾其執鞭

王公

猗歟王公　佐我宋基　股肱兩朝　言皐行夔

獻后稱制　政由房帷　公時挺然　惟正是毗

竄姦進良　遂光重離　其重如山　烏可妄移

其平如衡　烏可妄欺　被公恩者　終身莫知

噫公之道　真相之為　公今亡矣　吾安倣之

故衛尉卿贈兵部侍郎高公寫真賛

元精之生　其稟固異　傑才之出　在時為瑞

貌正而和　氣清而粹　凜然乎神　瞭然乎視

其可繪者外也　老鶴之軒昂兮　孤峯之聳峙

其不可繪者内也　大易之淵微兮　素書之奥祕　其人雖亡　其形則傳　瞻之仰之　何窮已焉

揚州蓮花漏銘

慶歷六年五月日揚州新作漏刻成知軍州事資政殿學士諫議大夫韓某乃為銘曰

天運雖大　信則不渝　智者善作　器乃冥符　以漏考辰　始乎渴烏　以箭定刻　發乎金徒

覆視晷景　弗差毫銖　節候既正　皷鐘以孚

晝訪爾治　夜安爾居　政則不怠　監哉挈壺

祫享樂章二首

捧俎奏充安之曲

嘉牲在俎　廣樂在庭　其所將者　曰躬曰誠

神兮來歆　以妥以寧　以錫壽嘏　惟皇是膺

僖祖奏大基之曲

猗我僖祖　德潛而充　慶之所基　日茂以崇

施及後嗣　天命有融　廟樂載之　播於無窮

嘉祐明堂樂章一首

皇帝詣罍洗升降奏儀安之曲

嚴父配天　孝乎明堂　盥奠升降　諧音以將

天步有節　帝容必莊　辟公憲之　禮無不臧

唐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魏公贊并序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城人也以命世之才逢不世出

之主專以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厥后坐肩唐虞謂

守文之難過於創業帝用其説不四三年遂興太平較
其大功不下房杜大名之學有鄉賢堂蓋以故丞相文
正王公忠愍寇公尚書忠定張公侍郎王公崇儀栁公
皆文武鉅賢出吾里中圖其儀形而尊祀之以起生徒
之志誠盛事也然唐距本朝爲最近若鄭公之德業閎
大超然獨出得不爲鄉賢之冠乎其可遺哉余求得其
像建堂於宣聖殿之北鄉賢堂之南以完其美昔成覸
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今夫學者既得良

師友朝夕講習開益以進其善又覩所圖吾里之賢者
隆名偉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反不
能哉亦在乎勉之而已系而為之贊曰

猗唐魏公　相於太宗　諫勇賁育　切磨上聰
術則仁義　道惟大中　堯舜我后　臯夔我躬
遭會真主　言行計從　引金自況　謂公良工
以公喻鑑　煥乎吉凶　君如是聖　臣如是忠
宜不朞月　亟成治功　高視三代　誰其比隆

惟魏之學　鄉賢是崇　圖祀者五　誠德之豐
公實生魏　羣賢之雄　尊近遺遠　教斯未充
吾得公像　載敞儒宮　義一爲勸　禮增有容
學者來視　以嚴以恭　高山景行　衆發其蒙
有美魏都　大河注東　如公之名　滔然不窮

安陽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安陽集卷二十四至三十

詳校官給事中臣查善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監生臣王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安陽集卷二十四　　宋　韓琦　撰

表狀

代三司謝賜內藏庫紬絹表

臣某等言准中書門下牒今月八日詔勅伏蒙聖慈於內藏庫特支撥紬絹二百萬疋賜三司者禁財中發實出於上仁邦計外充蓋無於私積恩須下及慶悚交深中謝竊以乘用之宜聿歸司會經費之度咸出縣官惟

賦調之有常或荒災而致乏爰崇上術允屬熙辰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執粹凝圖寶慈敦治茂輯寧人之務
精窮觀化之原修八政以厚生遐稽往喆愛十家而興
儉負軼前徽式是先猷存諸内府量彼地征之入收其
歲取之餘非主羨贏本期均節向以農疇失稔聖慮通
權薦捐國帑之珍俾濟公家之急故得高穹監善協氣
開祥坐還富庶之風允洽登平之望而猶豐凶在念損
益求中戒年利以傷苛責寬民而與足誕宣優詔垂察

攸司載蠲繒帛之饒更助歲時之給仰出綸之施惠在
罄宇以蒙休臣等備位天臺尸官計部秋豪析利罕詳
經世之謀春澤流恩徒樂阜民之化敢不增研心畫祇
佩官箴彌修厎謹之方益究懋遷之理兾陳薄效少答
鴻私臣無任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起居舍人知制誥者青
蒲獻議曾微補衮之勤黃闥程文俄玷演綸之任省譾

材之無狀顧成命之已行荷寵惠常撫躬增厲中謝竊以禁扃清切居官為榮帝制坦明作訓攸重向匪機靈敏給才辯高奇善循四禁之規雅擅一時之譽則何以徊翔近掖宣暢鴻猷雍容侍從之聯振復典謨之體宜甄時望以協朝僉如臣者緒迹至孤器姿無取幼奉楹書之誨早親童篆之工幸對聖期復玷辭等藩條闕决罔詳施教之宜儒館並游寖被育材之化擢贊尹京之治易參司會之煩首公則勞稽效誠寡扈鋒不振奚彰

批竅之能阮族甚貧遂有出麾之志輒露抗章之請方
諧爲郡之行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開道求言勵精修政
俾停使竹之授留責諫囊之忠越被恩升力思毗益每
弗虞於禁忌始自竭於愚駑物論皆危天意無忤逮歲
勞之三易徹穴見之一長豈謂聖度包荒宸襟采善俾
沿科選之雋進居辭職之崇躍龍鳳之池亟塵清貫漸
鴻鸞之黨榮厠寵班敢不磨鈍忘疲修方匪懈詰令之
出勉追深厚之風名節所持靡蹈詖邪之徑庶盡捐軀

之報仰酬當扆之仁臣無任

謝降御前劄子表

臣某言遞中降到御前劄子二道伏蒙聖慈以近為賊犯渭州山外亡失主將具狀待罪許臣別圖來效以刷前恥者敗軍有法本不期貸責效以恕使得盡死中謝伏念臣識暗經遠才屈任重偶以童篆末技優竊科等幸遇天下無事方垂徽謦專修俗吏之業罕究兵家之學屬以羌落背惠王師興伐朝廷用不求備俾參西略

臣自念狂賊桀驁邊民被毒人無愚知奮身願效況臣
粗識忠義能不憤激故受命引道無敢固辭赴職已來
朝計夕慮思有所立上寬聖懷以至馳奏廷中方授成
算還趨塞上亟整師屯而党渠併兵親犯隴外臣素料
其至先集衆軍猶慮勢分遣其齊進不謂諸將恃勇致
此敗覆雖指縱可驗似不媿心而職事有隳理當請罪
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燭幽垂察含垢示慈謂李廣數奇
非由失計孟明三敗終能贖過薦頒温詔許竭後勤臣

敢不嘗膽以思枕戈自勵劇寇尚在豈還朝之可期素志未伸庶捐軀而後已臣無任

謝復官表

臣某言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遞到告勑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起居舍人者謀軍而敗獲罪當然使過以恩勸功斯在寵光所暨媿慄無從中謝伏念臣稟賦𨷂庸緒迹寒替偶緣末學諉中甲科驟歷榮階繼膺劇任奉身以直居職惟公遂巧者目為愚夫養高者謂之俗吏

出於聖監擢備諫員荷寵既深獻誠必盡屢刺權豪之失不虞家族之危仰恃含容僅逃放逐逮易官於注筆旋書命於詞垣自右蜀告饑高奴覆將薦驅使傳親諭國靈有利輒言無疵不去所期還闕少遂息肩朝廷以未殄賊巢方開帥府進預樞機之直俾參經畫之權雖乒旅之宜素非習練而人臣之節當冒險艱拜命引塗忘軀徇難周旋邊徼蒙犯雪霜薦賞武材則罷懦者皆忌激揚忠憤則苟且者如讐一昨平凉之西酋虜來寇

臣聚師以待定謀而行偏校爭先弗遵於節度衆寡莫敵終及於撓亡讒胥競揺怨府交發諍臣論事亦謂當誅宸眷念勤獨明非謬止從削秩尚委典城惟兹天水之雄式控隴關之要氐羌雜處輿賦甚繁臣寢不及時食忘其味力圖後效勉贖前辜重裘禦寒姑自修而作誠積毁銷骨實衆口之未平不謂睿聽通微宸襟録舊特申昭洗亟復舊聯顧蕞質之再生諒煩言之寖弭斯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體天育物以器任人謂獵犬無

功匪自揹縱之誤覆盆委照遽開日月之明庶令負舋
之臣得遂棄瑕之用敢不精研策慮謹布教條明斥堠
以謹邊鄙貔貅而禦侮收桑榆之末或振翼之可期竭
犬馬之誠誓填壑之為報臣無任

謝轉官充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表

臣某言十月二十日馬遞到告勑各一道伏蒙聖慈特
授臣尚書禮部郎中依前充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兼秦
隴州鳳翔府階成州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沿

邊招討等使者秩進儀曹任專閫寄寵靈不次震慄無
從中謝伏念臣臯識至卑賦才甚短早緣薄技濫竊儁
科亟踐顯塗力陳拙效徒能辦職本不知兵屬羌落之
背恩命王師而興伐俾參戎略猥貳帥權慙無制勝之
謀終抵敗軍之罪貶官以勸尚獲保邊乘障盡勤遽叨
復職方思策勵少謝矜全豈謂廟算更張塞垣分制重
遷官次增峻使名荷委注之至優懼虛孱之不振此蓋
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本仁御俗貴恕使臣謂駑蹇之材

或期於遠到庶樸忠之節可責於後圖遂此甄升許其輸盡謹當博訪碩畫講求善經明賞罰以御軍濟恩威而撫俗冀樹涓埃之績仰酬旒扆之私

謝改觀察使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樞密院遞到告勑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前件官者當兵旅之任姑欲正名付廉察之權誠非稱職被恩不次以榮為憂中謝竊以帥十國而為連蓋資屏翰長萬夫而觀政宜拔英豪儻容濫居曷濟國

事伏念臣以儒承業以文干用偶預儁選擢亞舉首恥
緣科級坐取貴塗凡隷官曹絶去茍且以至叅京邑之
劇贊泉刀之繁諫署竭愚詞掖書命處身必以其道出
言不敢及私心切愛君遂忘於己禍性專任直弗虞於
衆嫉屢犯禁忌久當放流時人甚危聖意彌簡而自凶
渠背惠西府置官不圖妄庸亦備推擇驟進直樞府俾
叅畫於戎事夙夜以報庶揚天聲偏佐之專卒隳虜計
尚從邊而薄罪徒補過以盡勤惟秦之雄爲塞甚重控

制六郡羈屬雜羌旁扼寇衝俯臨闗要臣但能招懷種落訓戢營屯起城壘以安人平獄市而清訟斥候斯謹備豫必周為術固疎責實安在朝廷既已遷復官次增重使名臣之非才大越涯分不謂薦膺異數益峻寵階即為治之本邦委觀風之茂寄私門胥慰物論稱優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若古宣猷宜人闡化究弛張之大體恢綏御之遠略致兹頑朽繼荷采甄重念臣素匪將家早塵詞筆乎進之漸往式具存誠以疆鄙未安忠

憤攸激力冐艱險志平僭狂顧軀命之可捐豈資品之為較奪鳳池而不賀前哲堪嗤剌貊庭之無功羣言是恤惟祿廩之加厚非寒素之所貪敢不精練武經日求勝算指縱加審扞防必嚴與賊俱全是焉深愧為噲等伍烏敢自羞或稍著於微勞願特還於舊物誓堅死節仰答宸私臣無任

謝賜詔書示諭表

臣某言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已除本

州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成命之行庶予開曉温言以及貢若龍光惟素志之所存懼清衷之未悉敢兹陳露良切震兢中謝伏念臣早以藝文妄干祿仕幸遇尊號皇帝陛下首臨軒陛優擢科名序進之階前規盡在而臣乃情吏事盡力公家自結聖知了無私援一昨羌酋背義帥府須才誤置選中即馳塞下經畫遷徙通踰三朞為國之謀固無云補在臣之分亦用傾竭鄉膺督護之任已明委注之隆不期霈恩又出

非望驟易樞廷之直俾分連帥之權臣授寵無名撫躬自度不敢遠稽典故上瀆睿聰竊記陛下纂極以來此例甚少李維李士衡以老疾榮俸陳堯咨以倖性尚豪並遭遇承平各充其欲故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處不避汚事上之節讓而就賤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擬希求進用之嫌授之則有從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況國家推公興治任人有次必不令臣永沉武列老於疆

垂或薄效之可甄宜舊物之來復臣是以難於拒免泰然居職令承詔諭之意專示廪秩之優緣臣清白奉身出於門法豈牽豢養之厚自損名節之高兹為伍於冗流冀同心於外禦伏望皇帝陛下考勸功之法擴知臣之明察臣甘去近聯主於恭順謂臣即當重禄靡在貪饕儻一辨於愚誠誓愈堅於忠報臣無任

辭免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三班借職趙九臯齎到官告勑牒各

一道伏蒙聖慈授臣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者萬樞之府更直為榮七諍之班在官惟重廁舊聯而甚寵當新秩以無名理有未安讓非敢飾中謝伏念臣早繇孤直誤記聖衷粗幹米鹽之煩本無軍旅之學而自勉膺中詔來捍西垂三載於兹寸功莫就雖天仁所覆姑務貸全而疆事不修何施面目惟徇忘身之節絶萌干進之心向奉制函就更廉印從權為便稱職誠非辭避靡諧塵忝竊增愧一昨寇侵隣道移督援師徒號萬兵之行

無及一毫之助遂使國威重挫虜氣益驕蓋臣不能乘間襲歸應機取勝上軫旰宵之慮合從斧鉞之誅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過采虛聲亟申褒典顧敗軍之若是豈行賞之為宜孰可自欺固有公議重念臣爰從郎署獲改使名幸近職之已還冀前官之并授儻加異數實紊彞章伏望皇帝陛下念邊鄙之未寧謂沮勸之當謹止復禮曹之命特停諫省之遷如此則犄角禦戎更求於實效糜捐報國益勵於愚衷其所賜告勑臣未敢

進納干冐旒冕臣無任

涇州謝差中使宣諭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李允亨至伏蒙聖慈傳宣為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議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臣僚代臣邊任者聖眷特深將圖不次之用臣愚屢省竊懷失職之憂於義當陳斯言敢妄中謝伏念臣西畫疆事於

令槼年雖勵敢為之心曾微必勝之效偏裨失律既有
罪而不誅援助發兵復無功而被賞尚畀中權之峻仍
兼四路之崇恩重報輕任隆材謭捐軀以義乃身膏氏
斧之秋歸闕何顏絕生入玉關之望豈謂伏蒙尊號皇
帝陛下仁惟及遠道本推公因弼臣拜命之初念窮塞
宣勞之久密加寵諭前許近司斷自清衷不緣它議顧
蒙鄙之榮而良厚於國家之慮則非長蓋以逆昊約和
未分誠詐宿師經戰僅起瘡痍臣與范仲淹日極謀惟

粗詳方略頗少寛於銜勒得自竭於歳時庶能施尺寸之勤上以副朝廷之寄如其禦戎無狀曠日為虞則乞擇材傑之臣使之為代明竄殛之典以警在邊臣固不敢先自舉官涉於希進唯幸高明之鑑俯矜切至之誠臣無任

賀皇子降生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皇子降生者穹昊垂休元良載誕累盛之期增赫重暉之采罙光凡在幅員率同慶躍

中謝伏以尊號皇帝陛下睿明正統競翼凝猷紹三后之丕基覽八紘之洪緒旰宵求治勤儉化民果聖嗣之寖昌示璿源之滋衍吹銅導氣式協於嘉辰齒胄從師即成於懿德永扶天業克耀儲闈臣恪守窮邊竊聆熈事預班朝之列莫趨交戟之嚴輸就日之誠徒效傾葵之意臣伏限官守在遠不獲蹈舞闕庭臣無任

遷葬求郡謝賜批答不允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陳乞知相州或近鄉里一

郡躬親營護墳域特降詔旨不允許臣襄宅有期即當暫往者請郡以奉先塋雖違素願賜告以護親葬亦示優恩粗安人子之誠特出聖宸之惠中謝伏念臣綿絲睿選擢貳樞庭方圖報以盡勤敢求安而自逸蓋以早從稚歲二親則亡暨竊榮階諸兄繼謝比緣西事久在兵間顧封樹之未諧每肺肝之如割逮塵重任正偶利年尋得地於故鄉已涓辰於遠日臣嘗私自省度至於再三視輤車而弗親行實孝心之不忍處近位而求便

假必物議之有云與其貪寵以抑情孰若避賢而申志是以輒由衷而露奏兾觧職以為藩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念進退之匪輕欲公私之克濟曲頒綸詔親諭玉音俾裏事之如期即馳騶而暫往感深存歿榮耀搢紳敢不砥節愈堅挺身思奮佗人之憚行者臣不憚佗人之難言者臣必言儻犬馬之未先誓糜捐而無避臣無任

安陽集卷二十四

安陽集卷二十五

宋 韓琦 撰

表狀

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學士知揚州事已於四月五日到任上訖臣繆參樞筦無補盛明人言已騰君量猶恕秘殿之資甚寵廣陵之寄絶優過爾被恩得無懷媿中謝伏念臣樸忠守道天賦難移孤直任真聖知

有素常以親逢亨運早廁清塗不宜因循以負驅策屢膺繁劇之任偶逃罷軟之譏自元昊僭狂西垂震動乃承人之薦領帥權雖無成功實盡死節不意曲矜久次擢忝近司固讓莫諧竭愚思效凡陳鄙議皆出至誠慮邊計則冒朋黨之疑斷國論則恥依阿之說會憸人之肆忿窺時事以興誣爰從親葬之還獲視篋書之謗既詳矯妄因得指陳顧付宰樞示於臺諫閱兹虛罔之狀即驗中傷之情臣自以叨備臣隣乃來詆訾不可更塵

重任有玷公朝辱伏私居乞行顯罷伏蒙尊號皇帝陛
下察無他過尚録舊勤深惟進退之間必存堂陛之體
俾兼美職出守便藩舟楫安流浹旬受署重念朝廷求
治疆鄙僅寧臣内不能協賛籌帷精講致平之策外不
能周旋塞壘力營預備之謀而乃宴處名城坐尸厚俸
庇親自足臨政少憂於臣身則粗安在臣志則未報敢
不導宣寛詔慰撫編氓米鹽之務必親獄市之繁無擾
士師當懸固枉道以弗為即墨免烹諒毀人之終辨誓

稟不渝之操仰酬惟睿之仁

謝轉給事中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官告一通伏蒙聖慈授臣給事中仍放朝謝者官以歲稽雖存著令賞非功懋曷弭羣言引讓則取疑於未成受命則不勝其多媿惕焉屢省莫知所安中謝伏念臣幸偶聖朝早塵科等常恥養高而圖貴近每願竭節以報國家周旋俗吏之為激切諫囊之論不虞擯斥蓋恃聰仁以

至去禁掖而即邊戍捨儒冠而服武弁唯殫千慮冀緩憂勞敢有一言輒辭危難逮羌人之送欵承召節以來朝擢貳機繁無容懇避受上之心愈篤忤時之咎寖彰尚賴保全許均優逸自膺淮海之任實居吳粵之衝城閉隳殘姦訛固結既思繩葺必務躬親常人所非則曰未詳大體微臣自視可以少贖素餐僅涉再朞率無治狀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錄日月之勞申舉舊章進升寵秩拜於瑣闥更視深嚴剌以貊庭重

貽嗤誚敢不動思合道守不易方惟忠義之所存在始終而一致期於效死庶可酬恩臣無任

揚州謝賜歴日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賜臣慶歴七年御製崇天萬年歴一卷者臣聞古諸侯受天子之朔必藏諸祖廟月用餼羊之禮告而行之所以謹王正而重民事也國家統一區夏治歴惟精以時頒宣率土奉順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則二儀而著典協四氣以行令親垂聖訓布於萬

方臣任忝列藩欽承大法敢不敷明上意以勸境內使民知龍見日至之次東作西成之期用洽和平式符化育臣無任

賀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南京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禮畢者商邱之地王業所興乃迹舊規以新原廟圖三后顒昂之表中四時怵惕之懷熈事克成普天同抃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唐堯之仁睦親族以虞舜之孝事祖宗道

格至平民知大順而猶慮列聖之游有所未奉盡物之薦有所未虔經制或隳清衷是念乃眷别京之重實惟開國之基靖館夙嚴睟容攸宅再謀崇葺式示欽承僝功之初展禮咸備事遵簡約本達於至誠天之監臨宜輔於盛德臣限拘官守不獲奔赴闕庭臣無任

鄆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鄆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五日到任上訖須句重地為國東屏宜擇名臣宿望委之

鎮臨輕付匪才懼不勝任中謝臣聞人之所禀也非大賢哲不得其全故黄霸長於治人及入為輔弼則風烈衰焉何則材有所偏而用有所適也是以聖王在上馭臣布職必以器而使之伏念臣樸戅鄙陋無一可取徒識忠義自謂難奪遇者處煩劇備邊瑣效死以報或有塵露之益豈謂伏蒙皇帝陛下特加憐察謂可倚任擢在樞府與聞國議臣不敢渝其所守愈思自竭而識闇才拙動取乖忤宜從擯斥復荷矜全治揚二年乃免過咎尚承恩

記移此便藩臣已舉家乘舟由清河路不一月日直抵城下雖冒大暑不知其勞土風甚淳官事亦簡在臣所得為幸實多昔賢治人之長非臣敢及庶能宣朝廷寛大之詔令百姓知上意慈仁不使貪苛之吏外瀆風化夙夜惟念以勤撫恤冀有補助少贖素餐臣無任云云

成德軍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成德軍府事已於今月三日到任上訖東藩五月粗舉政條北道一麾亟更守任

以忠則忘奔走之若以才則誤寄責之深撫己一思悸汗交集中謝伏念臣從官素拙立朝至孤獨膺聖知遂玷樞近嚮諧補郡之逸蓋懋首公之勤而自滿歲淮南改州汶上顧日月之未幾亦吏民之頗安弗遑定居驟爾易地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軫守方之念推任舊之誠乃眷常山之雄實握全趙之勝將帥未明於紀律士卒或稔於惰驕付以懦庸俾之振葺狡兔未死再圖獵犬之勞謗虎本無已判市人之妄敢不究綏靖之理裁訓

戢之宜塞析外嚴不忘於備豫邊囊入奏動審於事機少分宵旰之憂庶有塵露之益臣無任云云

定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兼知定州軍州事仍降詔旨不許辭免已於今月十四日到任上訖竊以中山控邉素號雄重地形坦易無坂澤之阻先時虜騎入寇必趨是塗故國家常聚重兵擇名將以制其衝自約和以来不忘備預至於守

帥之任未常輕以屬人然而敝稔於因循兵驕於閑放
聖慮經遠赫然改圖當此之時臣謂宜得文武兼備之
才使撫靖而訓輯之不意猥以及臣臣退自省度懼不
能副朝廷寄責之重避讓莫獲無所措躬中謝伏念臣
徒守樸忠無他績效一辭樞柄三易郡符兢兢營職苟
脱罪咎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度愛而全之
念求舊以惟人不使人而求備於北道更制之始首膺
選用荷恩誠厚量力固憂況今敵人講歡務敦大信

經畫之任最為難處凡百措置不可默然而或必振頹綱則張皇之沮及遂仍故態則宴安之患深伏望皇帝陛下究易調之原察理繩之漸少寬銜策俾盡驅馳事或建明特加財察臣敢不外圖扞蔽中戢營屯動存機慮之先或有萬一之補忘身徇國此臣夙心臣無任

謝賜禁中銀救濟饑民表

臣某言入内供奉官高懷政齎勑到州伏蒙聖慈支賜禁中銀五千兩令變轉救濟闕食人民者天運難測固

有流行之災民食弗充上貽宵旰之慮不責大農之給特疏中禁之財濟此殣荒出乎仁惻中謝臣聞堯水湯旱非政之使然金穰木饑乃歲有常次故王者能察時藉阨閔俗困虛必裁救恤之宜遂亡捐瘠之苦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勤嗣大業以約儉恢永圖德無遠而不柔惠雖微而必浹宜膺敷錫以格太寧而涉夏以來苦雨為沴唯茲北道最失西成納隍深軫於聖懷振廩重侵於經費即馳使指遠諭宸慈且頒內府之珍以續

翳桑之命天之肆害方不堪其怨咨上所施恩已頻寛於餓殍臣才非通敏任忝撫綏奉詔札之丁寧痛農疇之乏絶敢不躬宣睿旨申誡屬封期共拯於疲羸使咸知於愛育臣無任

謝賜詔書奬諭表

臣某言七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為去年河北艱食人户流亡以臣擘畫拯救特賜奬諭者北土之畿近歲未有非上之大恩過於天地則民

之衆命委諸溝壑顧守臣之所竭惟君命之是虔忽被
詔褒得無心愧中謝伏念臣賦才甚短為政少通自易
塞垣即逢水害流庸以死者皆是饘粥而濟者幾何洩
官廩以從權則文符之交戾破郡豪而取辦則城野之
俱空故於賑䘏之方務適公私之便其利博則或時而
冒禁所益衆則不敢以愛身職雖盡勤患且奚救幸遇
尊號皇帝陛下深惟邦本上惻睿慈以斯民未安為大
憂以經費少侵為末事德音一發罷悴頓蘇使傳交馳

慰存良厚訖蒙再造盡出至仁而臣任忝撫綏歳罹艱厄莫副旰宵之念坐貽尸曠之羞敢謂聖度兼容宸聰過聽特示璽書之勸蓋爲邊部之光臣敢不載策駑孱動思獎勗當此饑災之後更圖安集之宜使閭里之間漸期復貫則疆埀之下自亦無虞稍脫罪誅茲爲報塞臣無任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第一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四日三班借職劉仲舉齎到官告勅

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依前官資政殿大學士仍賜
對衣金腰帶鞍轡馬者聖人求舊時則推恩臣子叨榮
固宜審分禮當必讓罪亦何逃中謝伏念臣立於朝廷
粗有本末徒以樸忠而自信不虞世俗之多違自通清
光曁參家輔出一語則思於助治無一事有涉於進身
寵祿未安每愧焉而懇避艱危所任必奮然而願行唯
聖則知非臣敢妄而況竭來朔塞僅越歲朞敵可慮而
為策且迂民大歉而所活能幾上孤寄委日益羞慙豈

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道貴函容愛深體貌特峻殿宸之職俾圖疆埸之勤雖君賞所加欲示眷懷之厚而臣功何在豈無廉恥之思伏望皇帝陛下俯照孤心與全素節亟追成命以協至公如此則執二柄以御邦無傷勸沮存一心而報上更誓糜捐其告勅等見令差來使臣収管聽候指揮干冒宸嚴臣無任

第二表

臣某言近者伏蒙聖恩授臣資政殿大學士尋上表陳

讓今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者賞出無名讓期得請臣誠至激諂意未俞敢再犯於嚴誅冀必如於素志中謝伏念臣逢辰已幸圖報且輕苟在上知其用心使得盡力雖終身處以舊祿固足為榮況此守邊僅方踰歲都無績效可副旌疇竊惟河朔之間時乃饑災之後天之祐聖有意以瘖於國家聖以答天最大者明乎賞罰儻容叨越是紊經常伏望尊號皇帝陛下道本無私治先有勸不以一臣之小愛而傷四海之大公特寢

誤恩以符清議使飾偽者聞風而自沮守道者知分而獲安則疆埸雖勞是甘於白首雪霜更厲不變於丹心其所賜告勅令附遞進納臣無任

謝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舉齎到官告勅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資政殿大學士仍賜對衣金腰帶鞍轡馬及奉聖旨不許辭讓者賞既優而未諭蓋省無勞讓雖至而復當固非獲已惟進退之難處在斯須而弗安中謝

伏念臣才本無他志期有立常覽古人之忠義以至於
涕零刳逢真主之聖明是堅於死報山海之大何益犬
馬之誠則然故入贊樞機必乃情於萬務出居屏翰亦
盡力於一方圖富貴豈臣之本心竊祿位是臣之深恥
惟兹守塞僅甫踰年徒能革兵之墮驕無以救民之刓
敝過為之慮動則幾於闊疎苟幸其安日可須於罪黜
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地之度堯舜其仁謂內外
雖殊孰差於輕重瞽復至賤尚惜於墜遺乃眷舊臣咸

均寵數不圖庸近亦玷褒榮重躋祕殿之聯實駭愚儒之守避遜焉而弗獲其請受焉而莫得其名再叩慈宸則有飾偽背時之謗遂塵美職則有無功冒進之譏與其違衆而取嫌曷若被恩而思效傴僂承命慙羞在顏臣敢不服夙夜之勤副國家之遇方埀無事奚由奮勇以答君鼎鑊在前誓不臨危而變節臣無任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今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官誥一通

蒙聖慈授臣尚書禮部侍郎加食邑五百户仍放朝謝
者禮成合宮澤被率土蓋興久墜之典則有非常之恩
凡在庶工皆踰素望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古堯
舜致時成康以大孝奉乎祖宗以至誠荅乎天地曠絶
之儀罔不講吉蠲之薦罔不躬而猶慮孝有所未申誠
有所未達乃訪總章之舊式因路寢之嚴享太微之精
兼盡報天之意配文考之聖參修事祖之勤逮訖明禋
亟覃殊慶第錫官師之寵且推福祚之餘而臣竊守邊

遐薦罹歲饉駿奔率職既莫助於國容愛利及人曾未寬於上顧不謂均禧之始亦膺進秩之榮當有位之交歡理難獨讓揣無功而自訟内實多慙敢不益勵朴忠勉驅駑猥彊垂効力雖終老以無辭旒扆知臣在殞生而孰報臣無任

謝加觀文殿學士再任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姪男太常寺太祝正彦齎到官告勅牒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依前行尚書禮部侍郎

光觀文殿學士仍令再任及放朝謝者滿歲復留已示
寄邊之重議功無實何勝進職之優荷信任則義不可
辭拜光寵則愧無容地中謝伏念臣賦性專樸遭時盛
明過蒙仁聖之誤知唯恐忠義之不足二垂所效一紀
於兹挺然思報於國家倐爾已成於衰病究疆埸之事
幾寢食之俱忘於進取之心固夢寐之無及矧此中山
之會最居北狄之衝自分道而新睿圖以非才而叨帥
任當兵卒横驕之後乘歲時凶歉之餘得不世出之賢

猶難訓治使甚愚者之慮奚足哉安遽越代期分甘公
黙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天無不覆器之使人念考
績之踰時貴守方之有法深惟古制莫重久官將垂經
遠之規寢革數遷之敝特申褒典更責後勤任不辭難
蓋推誠之所激讓非中理雖冒賞以無嫌敢不益謹備
虞動存綏靖俾吏民之愈信致師旅之增和生入玉關
可誚前人之隳志心居魏闕不忘疎迹之愛君苟未挂
於吏文終有裨於廟勝臣無任

安陽集卷二十五